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蓋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豐幹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傳望鑒室，徒真懷於印，竹昆明道，閉諤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蔚玄妙於千載，夢彰佩口，秘神光於萬里。暨若蔡情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奧，像畫涼臺，寧極驚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閣堅乘摧，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幽維，烽燧警於開塞，四郊因而多壘，况茲邦之絕遠哉！然而鉞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言。有隋一統，寔務恢壇，尚且瞻西海而咨嗟，望東維而杼軸，揚旌王門之表，信亦多人，利涉慈嶺之源，蓋無足紀焉。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

梯撓搶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域之墟，挺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想心，塞裳淨境，實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導路，資皇靈而抵殊俗，肩重險其若夷，假冥助而踐畏途，幾必危而已濟，喧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靡群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迹，無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賁，歡關連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介其物產，風土之差，冒俗山川之異，遠則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祿迦國
斄叉國 屈支國 赭時國 忸叉國 捍國
罕 堵利瑟那國 颯秣建國
彌狹賀國 切布旦那國
屈霜 你伽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伽國
羯霜 那國 咀密國 赤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 色俱漫國 鞠和衍那國
錢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謹 陀國
縛伽浪國 訖露悉浪健國
勿憐國 縛喝國 銳秣陀國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退觀帝錄，庖犧出震之初，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

壇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
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
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述聽前修徒聞
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
者歟我

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
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
遐扇同軌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
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叙創業垂統
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
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
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
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
越五踰三舍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
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
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
聲教贊武功之績調成口實美文德
之盛贊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
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
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詞
世界舊曰娑婆世界又曰三千大千國土
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
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

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導聖導
凡藉迷廬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彌四寶合
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
迴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
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
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
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南瞻部洲
閼浮提洲舊曰閼提又西瞿陀尼洲
拘盧洲舊曰拘提又金輪王乃化被
四天下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
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鐵輪王則
唯瞻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
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
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
瑞印以為號則瞻部洲之中地者阿
那婆耆多池也唐言無熱池舊曰在香山
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
琉璃頗脰飾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
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為龍王
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瞻部洲是以
池東面銀牛口流出苑巨勝伽河
池西面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
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羊頭繞池一匝

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
菊河舊曰縛菊河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
北面頗脰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
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
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
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瞻部洲地有四主焉
南島主則暑濕宜為西寶主乃臨海
盈寶北馬主寒勁宜為東人主和暢
多人故為主之國躁烈為學特開異
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
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
重財賄短製左衽斷髮長鬚有城郭
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之俗天資獷
暴情忍煞戮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
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
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
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
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
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
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
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離生死
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美斯皆著之

經詰問諸土俗博聞今古詳考見聞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言語譯音訛則義失語譯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之異風俗性類之老則人主之地國史詳焉馬主之俗實主之鄉史詰脩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羣分畫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無數務面截耳斷髮裂裳層然羣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山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

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烏耆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麥香棗葡萄梨奈諸菓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有繒綺服飾氍毹斷髮無巾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無經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訛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支國舊曰龜茲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麥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奈桃杏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遍透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覓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體皮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其耳因即潛隱以至於今城中無井取彼池水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涂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搆突厥然此城人少長俱戢略無噍類城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闐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慶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輦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唐言莊嚴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勤聞諸先志曰昔此國先王崇勤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姪亂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進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斯

勢也曰斯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昔遊方命知留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微願垂照覽王深驚異情愛弥隆出入後庭無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過一夫擁五百牛欲事形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羣牛以慈善力男形漸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恠而問之乃陳其始末王以為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舊謂姑墨又曰五黑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細氈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慈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鉢大聲叫喚

微有違犯灾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泉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湏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茶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萄林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茶已西數十孤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茶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豎讀其文迹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皮氈裳服褊急齊露頂或捻剪剃繒絲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怯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恆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老雖富巨万服食麋獐力田逐利者雜半矣素茶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陁平

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
 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
 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鐸馴
 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令羣
 屬敢加煞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
 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
 邏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
 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茶南行十餘里
 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
 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
 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
 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
 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
 風氣所宜逾勝邏私西南行二百
 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
 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
 拔赤建國拔赤故
 拔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稼穡
 草木鬱茂華果繁盛多蒲萄亦所產也
 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
 稟命雖則畫野區分稱號亦建國
 從此西行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
 赭時國周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

南北長上宜氣序同拔赤建國城邑
 數十各別君長既無摠主役屬突厥
 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怛數發怛國
 怛怛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
 膏腴稼穡滋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
 風寒人性剛勇語異諸國形貌醜
 自數十年無大君長酋豪力竟不相
 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行
 千餘里至率堵利瑟鄰國
 率堵利瑟鄰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
 葉河葉河出葱嶺北原西北而流浩
 汗渾濁洄洑漂急土宜風俗同赭時
 國自有王附突厥從此西北入大沙
 磧絕無水草途路渺漫境難測望
 大山尋遺骨以知所指以記經途行
 五百餘里至颶林建國唐言唐國
 颶林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
 北狹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
 多居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
 壤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菓滋多
 出善馬機巧之技特工諸國氣序和
 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為其中進
 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國承

命兵馬強盛多諸赭羯赭羯之人其
 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從此東
 南至弭林賀國唐言米國
 弭林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西
 狹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
 此北至劫布咀鄰國唐言曹國
 劫布咀鄰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
 南北狹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
 國西三百餘里至屈唐言居勿霜你迦國
 屈霜你迦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狹
 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
 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唐言東安國
 喝捍國周千餘里土宜風俗同颶林
 建國從此國西四百餘里至捕喝國
 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
 狹土宜風俗同颶林建國從此國西
 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
 伐地國周四百餘里土宜風俗同颶
 林建國從此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
 習弥伽國
 貨利習弥伽國順縛葛河兩岸東西

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

里北臨縛喝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

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

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

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

西南有納縛唐言僧伽藍此國先王

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

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珠

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

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

鑒可恃冥加守衛近突厥葉護可汗

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落率其戎旅

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

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

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背可

汗驚悟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各

徵馳請眾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

從殞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

量可斗餘雜色炫耀金石難名又有

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

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

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

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

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宰堵波

基跡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

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

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

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宰

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

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

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麁麁世尊

為說人天之福最初得聞五戒十善

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

駿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之

儀式如來以僧伽脰舊曰僧祇方疊布

下次薺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僧祇又

覆鉢堅錫杖如是次第為宰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宰堵波也

城西七十餘里有宰堵波高餘二丈

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

南入雪山阿至銳鉢陀國

銳鉢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

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

善馬西北至咀刺健國

咀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六

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

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

職國

揭職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确陵

阜連屬少花果多救麥氣序寒烈

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

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

神鬼魅暴縱妖崇羣盜橫行煞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都貨邏國境至梵行鄰國

梵行鄰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都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崇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是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伽藍東有鑰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捻合成立

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長工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

為所務矣

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

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

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

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

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娑

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

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

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脰衣絳赤色

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

娑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

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眾僧承茲

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

以寂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

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

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脰

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

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方乃變

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

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

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

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

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

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觀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摸樣異於諸國王剎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率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為冠冕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

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
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
不絕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
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
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
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馳逐僧徒
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
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
仆久而得起謝答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
處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
守衛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叉神
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蟒蛇猛獸
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
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
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僧
伽藍傍有寧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齋
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
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
先志曰昔此國大臣過邏怛邏之所

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中有人告曰
汝所建立寧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
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
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
曰今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過
邏怛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
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
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尔守宜先白王
過邏怛羅恐王珍貴舍利追悔前恩
疾往伽藍登寧堵波至誠所感其石
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
衣祿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
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多伐刺
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
無所動搖

曷邏怛羅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
路孫^及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
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埭^下國相
聞諸土俗曰初掘那天神自速而至
欲止此山山神震怒搖蕩谿谷天神
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

盈財寶吾今往漕埭^下國相那四羅
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
宜相屬望故阿路孫山增高既已尋
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
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志
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
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
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繩牀
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
至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
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
饌沙弥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王
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為師滌器器有
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
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
為王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
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冬責躬沙
弥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
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
猛奮發遂來入池煞龍王居龍宮有
其部屬搃其統命以宿願故與暴風
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

王恠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

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引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多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竟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速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懾強敵統轄部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利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擔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

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

悲愍赦其前過王以含有覆蓋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然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捷提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俟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外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循環表柱宛轉而上升高雲際繁族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齒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發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

紫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

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外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殺入窣堵波成西南有比羅婆洛山唐言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外餘

象堅窣堵波北山巔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揚枝因即種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唐言揚枝自此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巒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貢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濫波國 郝揭羅曷國 健馱邏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紛紛舊云身毒
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
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惣名
語其所未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
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
旣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
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辟月良以
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
由是義故謂之印度印度種姓族類
羣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稱
傳以成俗無云經界之別惣謂婆羅
門國焉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
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
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
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
隱軫丘陵曷鹵東則川野沃潤疇穰
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

西域記卷第二 第三張 疑

斯大槩也可略言焉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又曰踰

也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

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天印度國俗

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

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

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

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

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即為

七宿麥乃至虱蟻隙塵牛毛羊毛兔

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

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指指

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

時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

短者謂剎那也百二十剎那為一呬

剎那六十呬剎那為一臘縛三十臘

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

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居俗日夜

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月盈至滿謂之

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
四日十五日有月小大故也黑前白
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

西域記卷第二 第三張 疑

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按此二

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

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

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

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

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

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

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

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

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

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

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

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咀羅月吠舍

佉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日

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頻沙茶月

室羅伐拏月婆羅鉢施月當此從四

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

頻濕縛庾闍月迦刺底迦月未伽始

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

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

窣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
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
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

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
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襲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闌闔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序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塹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屋以石灰覆以乾塹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茅草或草或埽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樓招棹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眾綠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陳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闕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土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弥復高廣

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敷以細氍毹以寶机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絲男則繞臂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掩覆頂為小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髮別為詭俗首冠花鬘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僑奢耶衣及氍布等僑奢耶者野蠶絲也最摩衣麻之類也領反捺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更可得絹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觸體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髮斷髮或蓬鬚推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衣及僧却崎泥縛些唐言掩腋書郝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素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腋書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臂泥縛些郝唐言泥縛也既無帶襻其將服也集衣為襦束帶以緇攝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不同刹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

儉約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人多徒跣少有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齋齋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殘宿不再食器又傳瓦木之器經用必棄金銀銅鐵每加摩瑩饌食既訖齋揚枝而為淨澡漱未終無相執觸每有洩溺必事澡灌身塗諸香所謂栴檀鬘金也君王時浴鼓奏絃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寓物合成隨事轉用涼演技冰其源浸廣因地隨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特為詳正辭調和雅與天同音氣韻清亮為人軌則隣境異國習謀成訓竟超澆俗莫守淳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檢稱謂尼羅蔽茶唐言善惡具舉灾祥脩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聲明釋詁訓字詮目疏別二工巧明皮

術機關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開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吠陀說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雕朽勸薄若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繫及開業成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情業逾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醇醲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智之悟部執峯峙評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定慧悠閑諠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科防無云律論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老侍者祗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舉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孝其優劣章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賡美妙辯敏捷於是馭乘寶馬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窟而辭繁義乘而言順遂即面塗諸聖身坐塵土序於曠野棄之溝塍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羅各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詞責次又衆不與語重乃衆不共住不共住者序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無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利略也奔世君臨仁恕為志三曰吠舍舊曰吠舍說也商賈也負遷有

無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說也農人也肆力疇墾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皆要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嬖不雜婦人一嫁終無再醮自餘雜姓寔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奔世唯刹帝利墓試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象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肆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師居其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焉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悍敢勇充選貢大槪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矛長稍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狃急志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羣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

手則足或駢出國或放荒襲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辭不加刑并隨問款對據事平科非違所犯取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咸以連囊沉之深流按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案又令舌舐虛無所損實有所傷懷弱之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之路

致步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步遠則稽顙拜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塞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加善願無上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匝宿心別請數則從欲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療老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推胃服制無間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涼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飢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者壽考老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恐極歎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流恊河中流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倭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采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賜歡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倭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貨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率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菴頭羅果末杜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跋羅果茂遮果那利菴羅果般樓婆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柰柿印度無聞梨柰批杏蒲萄等果迦濕弥羅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耨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宜所出稻麦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葦陀菜等葱蒜雖少嗽食亦希家有食者駢令出郭至於乳酪膏藕砂糖石蜜芥子油諸餚餽常所膳也魚

羊摩鹿時爲省哉牛驢爲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耻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入聞若其酒醴之老滋味冰別蒲萄甘蔗剎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巧質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金錢斯用而炊飪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拍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鑰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弥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還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具舉風壤之老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焉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番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竟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誡國宜稷稻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

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並多習學大乘教法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誡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寡少諸率堵波荒蕪圯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率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受記處時經劫壞斯迹無淚或有齋日天雨衆花羣黎心覺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率堵波是昔掩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城內有大率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

昔有佛齒高廣嚴麗今既無齒唯餘故基其側有率堵波高三十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城西南十餘里有率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降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率堵波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於此買花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無僧侶中有率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峭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磳磳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疑歸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爲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即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率堵波願爲惡龍破國宮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
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
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
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煞戒願護
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
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齊滅為汝
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王法隱沒
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
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
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
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
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宰堵波
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宰堵波有如
來踐爪躡此不遠有宰堵波是如來
顯揚真宗說謐界處之所也影窟西
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
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驢羅城周四五
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
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
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宰堵波置如

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
色黃白盛以寶函置宰堵波中欲知
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
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宰堵波
以貯如來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
骨亦以寶函絨絳而置又有七寶小
宰堵波有如來眼睛睛大如椽光明
清徹瞭映中外又以寶函絨絳而置
如來僧伽藍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黃
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
來錫杖白鐵作鐔柄檀為筭寶筒盛
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
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脇而歸既至本
國置所居宮曾未決辰求之已失爰更
尋訪已還本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
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
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察
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
誼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
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
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眾
重閣西北有宰堵波亦甚高大而多
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
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毗陀衛訖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
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
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
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
隅有千餘戶穀稼般威花果繁茂多
甘蔗出石蜜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
性慤怯好習典藝多勤異道少信正
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
有耆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
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
千餘所摧殘荒廢蕪蕪蕭條諸宰堵
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
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
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
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
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過去四佛
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
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
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
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

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賻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聖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堅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嘉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添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建石窣堵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繞訖見

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往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各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老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鑊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一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其石壁文若雕鏤廟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高一丈六尺自肖已上分現兩身從肖已下合為一體聞諸先志曰初有貧士傭力自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錢酬功尚少宿心憂負迫

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無去價直許為成功復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錢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錢求妙丹青共畫一像二人同日俱來札劄畫工乃同指一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人相視若有所懷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光相照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此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因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西域記卷第二 第三張 抄上

大宰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出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圯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音尊者室文已傾頽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衰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余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脇尊者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

世親室南五十餘步第二重閣末簏

西域記卷第二 第三張 抄上

曷刺他唐音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音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刺駁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快快欲眾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取視聽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並英俊也沙門法眾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諸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

西域記卷第二 第三張 抄上

之幾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辯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取見眾辱斷其舌乃書誡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眾無覺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起曰王失國與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雪前恥米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為舍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才與前王宿憾眾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即伐菴蜜咀羅唐音和漢多說也論師於此製眾事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

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說也

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

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

惠施不倦喪身者遺於此國土千生

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

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

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

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

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

不言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

是商莫迦菩薩

舊曰摩摩善薩說也

恭行鞠養侍

盲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

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

即復蘇

商莫迦菩薩故宮東南行二百餘里

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

摩太子

唐言善牙

以父王大為施婆羅門蒙

譴被擯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

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

昔伊濕伐邏

唐言自在

論師於此製阿毗

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

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立昔蘇達摩太子擯在彈

多落迦山

舊曰提特山說也

婆羅門乞其男女

於此齋齋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

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

達摩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

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

羅門捶其男女流血流地今諸草木

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

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者帷並是太子

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

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

山南有伽藍僧徒少並學大乘其

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

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姪女誘亂退

失神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

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

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

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

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

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

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

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

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

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

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

婆羅觀邏邑是製製聲明論波你尼仙

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

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道俗

由是之故文籍生焉自時厥後其源

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

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竟習所傳學者

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

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

偽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

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威矣哉吾當
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覃思
採摭羣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
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摭括文言封以
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
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
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
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觀邏邑中有宰堵波羅漢化
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
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
化至此乃見梵志攝訓稚童時阿羅
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
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適余而笑老
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
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
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
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
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
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
誦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
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
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

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
枯樹五百編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
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
樵蘇蘆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
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
毗達磨藏彼諸編蝠雖為火困愛好
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
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
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膩色
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
濕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
中五百編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
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
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
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
婆羅門深生訝異歎善久之具告隣
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崇
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烏鐸
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
至烏仗那國唐言梵音輪王之苑國也舊云
烏嚩瑟曰烏為茶皆訛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新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八

疑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又始羅國
僧訶補羅國 烏剌尸國 迦濕彌羅國
半斂反說國 遏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
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葡萄
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鬱金香林樹蓊
鬱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
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
為藝業多衣白氍毹少有餘服語言雖
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
重佛法訶信大乘夾糝婆伐宰堵河舊
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
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
特開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
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
有部五大眾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
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普揭釐城
城同十六里居人殷盛
普揭釐城東四五里有宰堵波極多

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閼特王割截支體

普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

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蘓婆伐罕

堵河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合凍昏

夕飛雪雲霏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

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苑祇深

開呪術禁禦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

之以穡餘糧君人眾庶感恩懷德家

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通

課苑祇舍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

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涼白

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慰

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

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

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

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人

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

收糧儲如來舍覆慰而許焉故今十

二年一遭白水之災

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

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

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

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遷迹相

趨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

如來濯衣石架淡之文煥焉如鑲

普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蘓羅山谷

水西派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綠

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

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塔宛若

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

昔為閼半頌舊曰如梵文略也或曰偈他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唐言大勝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

至此遇貧婆羅門方來乞食既失國

位無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敵王冀

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

至摩愉唐言且伽藍有宰堵波高百餘

尺其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足跡之迹

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肱光明照摩訶

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宰

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噴

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

此折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十里至宰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

毗迦王唐言與舊曰為求佛果於此割身

從鷹為代鵠

代鵠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

至薩哀殺地唐言地僧伽藍有宰堵波

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

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死相属

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

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

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

不遠有蘇摩大宰堵波是如來昔為

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

為蘇摩地凡有嗽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宰堵波病

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為孔雀

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

獲孔雀王以紫喙崖涌泉流注今遂

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迹

普揭釐城西南行六十里大河東

有宰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

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來頌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奉國式遵崇建宰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為資舍利歸至此地象忽躡仆因而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宰堵波普揭釐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薩坦迦唐言赤宰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飢五藥又舊曰夜叉說也普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週部多唐言石宰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梨庶崇敬香花不替

石宰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拏低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拏多譯曰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說譯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趨供養無替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勒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渌波浩汗清涼皎

鏡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非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款躬勤凌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祗奉無違雖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尔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勞命有譙私未聞來旨况乎積禍受此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普心曰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康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備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迷從女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親迎備禮燕介樂會肆極歡娛釋種觀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幸無遠舍隣此宅居當令據壘土稱大号恣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真龍王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行獻為仗鄰王躬舉其氎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譟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我所杖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公獎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眾脩法駕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譙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

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盟坦羅犀那王唐言上軍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在母曰且出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涅槃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與諸大眾凌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災羅獵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遂得復明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

樹間當取涅槃占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聞已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實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眾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普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鐮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找躡蹻行千餘里至達震羅川即烏仗那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達震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末田地說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携引匠人外覩吏多天舊曰光率地也又曰兜術地說也親觀妙相三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

鉢露羅國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麤獍衣服

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南渡信度河河廣三四里南流澄清皎鑄汨忽漂流毒龍惡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坦又始羅國北印度境又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豪力覺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國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地穰沃壤稼穡殷盛泉流多花草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殺三寶伽藍雖多景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瞿羅鉢羅龍王池周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花同榮異彩此龍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瞿羅鉢羅樹莖者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入兩山間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聞諸

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歲百步无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踵仆傍有伽藍圯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礼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婆唐吉志求月光苦提斯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邏多唐吉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擎為繼母所誣扶目之憂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嫡姪繼其愍愚私逼太子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弥增忿怒俟王閑隙從容言

曰夫但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奸謀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但始羅國之襟帶吾今命余作鎮彼國國事懇重人情詭難無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繼室弥怒詐發制書紮泥封記俟王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跪讀相顧失喙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挾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為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挾去其眼眼既失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廐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篳篥鼓和王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恠而問

曰篳篥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即問內廐誰為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盲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疊愛子喪明猶自不覺凡百黎尤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唐吉妙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厭聞法莫不悲耿以所持器盛其瀝泣說法既已撻取眾淚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介願以眾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淚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

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

僧訶補羅國

北印
度境

僧訶補羅國周三千五百里西臨
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

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
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謠詐

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城
南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
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宰堵波

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沿十數
映帶左右雕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

清流汨汨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泳
四色蓮花弥湯清潭百果具繁同榮

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
久絕僧侶宰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

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屢今有封
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

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
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

小者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
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
類如來衣服為耄相好無異從此復

還咀又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
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訶薩埵

王子於此投身創餓烏擇音其南百
四五十步有石宰堵波摩訶薩埵

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
以血啗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

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
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

捨身北有石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
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時燭神光

小宰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
瑩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

石宰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
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

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
乘法教花葉繁茂泉池澄鏡傍有

宰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
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

行五百餘里至烏刺尸國北印
度境

烏刺尸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
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
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

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
四五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

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索少並皆
學大乘教法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

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舊曰
印度境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負山
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

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
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

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
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

氍毹土俗輕僇人多怯懦國為龍護遂
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

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
餘人有四宰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

有如來舍利外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

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
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

末田地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地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捻施願恒受供末田地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地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眾末田地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濫

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

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老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闍達多智幽求名實潭思作論理達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同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苑伽河欲沉深流捻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成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棲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捻以此國持施眾僧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事導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釋三藏脇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

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敬聖咸集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誼難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眾又重宣令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令具三明脩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眾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四週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聖賢之所集往靈仙之所遊止眾議斯在僉曰允諧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淨議乖謬余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制正論我雖不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

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涕唾志求佛果不越小徑擲此縷丸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訂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鄔波第鐐論舊曰優波提舍論也釋素旦纚藏舊曰修多羅藏也次造十萬頌毗奈耶舊曰毗奈耶藏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舊曰阿毗達磨藏也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舊曰阿毗達磨藏也凡三十萬頌九百六十万言脩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技業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垂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鏤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率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

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國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親貨還國四摩咀羅王唐言室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壇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種毀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賣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種王驚愕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是觀邏國雪山王也怒此賊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庶非尔之辜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

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宰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札聖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羣象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羣象相趨奔赴竟吸池水浸漬樹根乎共排掘樹遂踴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鳥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傳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鳥持金函授與病鳥為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鳥圍繞僧出無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必有如來舍利諸龍利之舟主檢驗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

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

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

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

唐言衆賢論師於此制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窰堵波大

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

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此類其狀謠詭皆是羅漢沙弥羣從

遊戲手指塵盡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

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窰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

量偉大凡所飲食與鳥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相更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

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為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廐

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

載負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

復鍾餘慶早服漆衣勤求出離不違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

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說人猶未信即昇虛空入火光定

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窰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

伽藍布刺拏

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

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直論

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斂

故國北印

度境

半斂

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崎嶇

狹穀稼時播花菓繁茂多甘蔗無蒲

萄菴沒羅菓烏淡跋羅茂遮等菓家

植成林珎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

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直淳

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圯無大君

長役徭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

僧徒伽藍北有石窰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羅國

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

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斂國

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徭

迦濕彌羅國伽藍上所僧徒索少天

祠一所外道甚多自盤波國至於此

工形貌麤弊情性猥暴語言庸鄙禮

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邊壤之曲

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里

至磔迦國

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夏藏都監奉

勅開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十五國

疑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閼婁達羅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松持寺沙門辯機撰

屈反露多國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四囉國 抹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宰祿勤那國

抹底補羅國 婆囉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室醯掣咀羅國

毗羅刪那國 劫比也國

磔迦國周方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

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

粳稻多宿麥出金銀鍮石銅鐵時候

暑熱土多風颭風俗暴惡言辭鄙褻

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衣等

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

數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賈

或施藥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無累

大城西南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

垣堵雖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

中更築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饒即

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王号摩

醯邏矩羅

唐言大族

西域記卷第四 第二張

仁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
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
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
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
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漆衣
已久辭論清雅言談賡敏衆共推舉
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法遠訪名僧
衆推此餘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
肩比以今知之夫何辭哉於是宣令五
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序
逐無復孑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

唐言崇敬

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

自守墮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

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

聞覆至不忍聞其兵也幸諸僚庶赦

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

宮依綠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方

餘人棲寬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

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

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

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

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

西域記卷第四 第三張

仁

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辭大族
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
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
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
苟任豺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
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
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
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
宮中幼日王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
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
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
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陳廢王
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
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
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
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
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
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
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紲
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
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
其自愛當終余壽已而告幼日王曰

西遊記卷第四 第四張

卷四

先典有訓有過好生今大族王積惡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曰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姊以雅女待以殊禮恣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藏窟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殲滅毀宰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難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各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有再辭於是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

西遊記卷第四 第五張

卷四

尋即但落子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宰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宰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此印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草木稀疏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

西遊記卷第四 第六張

卷四

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質子所居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拋質子所植因謂拋曰至那唐言梨日唐言至那羅闍弗唐言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抹蘇伐那僧伽藍唐言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眾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眾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口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也闍林伽藍中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宰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宰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欄達羅北印國北印闍欄達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多粳稻林樹扶疎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剛烈客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道其後遇羅漢闍法信悟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以摠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無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露多國

北印
度境

反

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邏安國亦謂三
度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大河至設多國廬國北中
度境設多國廬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粳粳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玕服用鮮素裳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訥王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少城東南三四里有宰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咄羅國中印
度境波理夜咄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馮多牛羊少花菓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奉外道王吠耆種也性勇烈多武略

伽藍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餘所異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
度境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斑斕及黃金氣序暑熱風俗善順好修真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習習學天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宰堵波並無憂王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宰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此略也沒特伽羅子舊曰也布刺拏梅咄震衍尼弗咄羅舊曰也耶波釐阿難陀羅舊曰也易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滿目諸菩薩宰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相覓率其同好費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宗而致像設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奈耶衆供養耶波釐

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竟修供養珠璣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踈崖為室以谷為門尊者鄒波毬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拍爪窣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洄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眾獼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福地聞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眾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素知高才密費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照夢賜靈書今在某山藏於某嶺於是下令營求得書山林之下羣官稱慶眾庶悅豫宣示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無崖流轉無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難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歲月極遠銘記

埋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舍識臨敵兵死得生人中多殺無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持親老經遊此地獲福無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務修業於是人皆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兩國合戰積屍如莽迭于今時遺骸遍野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斗光明時照神迹多端城南行百餘里至俱舍去荼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中印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苑伽河北背大山間平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閭平那河荒蕪雖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福慧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
 摧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
 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閭
 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宰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
 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宰堵波中有
 如來駁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
 羅漢駁爪宰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
 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
 誑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
 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
 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閭牟那河
 東行八百餘里至苑伽河河源廣三四里
 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
 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
 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
 罪各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
 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
 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
 達實相得諸法性慈諸愚夫來此導
 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
 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
 引俯首反激狀異眾人有所道曰吾

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
 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速濟
 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冉思妄行
 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遠復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
 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
 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
 奉教誨渡河東岸至鉢底補羅國中
 鉢底補羅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宜穀表多花果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
 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戎達羅種也不
 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昔瞿拏鋒刺婆唐言論師於此
 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
 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
 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
 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

非序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
 不次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
 牟那唐言羅漢往來觀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次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
 接上天官既見慈氏長指不礼天軍
 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
 敢不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
 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
 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
 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礼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
 返不得決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礼天
 軍惡其我慢蔑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
 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伽藍北三四
 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
 乘法教是眾賢論師壽終之慶論師
 如濕弥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
 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
 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
 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
 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循覽遂
 有心焉於是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

俱舍電論二萬五千頌凡八十万言
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
曰以我遠才持我正論逐序世親挫
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
徒四三後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
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
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
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
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
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賴世
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願此國中
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
表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類其異
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髦彦察乎真偽
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
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
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
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
異部愚以索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
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
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此論扶正宗
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
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

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
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
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
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
畢奄余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
致辭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
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
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
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辭
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
掌願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
緣大義存其宿志況乎此論發明我
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
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
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
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
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
焚屍取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
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
羅唐言无垢論師之遺身論師迦濕彌羅
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
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
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
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
本宗業也如何降年不永我無垢友
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世
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
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
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
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流涌知
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
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
輕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
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余志
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
死處地陷為坑同焚屍取骸建
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
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
國西北境殤伽河東岸有摩俗羅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
鑰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殤伽河
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
為岸引殤伽水為補五印度人謂之
殤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

百千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脩珍著儲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

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鎗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索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拏瞿咀羅國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稱國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國西接三波訶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

中印度境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屢其側有如來駿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惡醯掣咀邏國

中印度境

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圯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蘊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江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

舊謂僧迦舍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那國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奐工窮剏剏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

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踏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歿已盡諸國君王悲慨不過疊以埽石飾以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向階雕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柱中

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

精舍側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釋梵窣堵波前是蓮花色莖蓋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天宮還瞻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提或曰須菩提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

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軍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莖蓋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莖蓋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內靈異相繼其大窣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

唐言由女城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六國

疑

羯若鞠闍國 呵踰陀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抵持沙門辯義相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客類如雅服飾鮮綺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宇拘蘇磨補羅唐言王宮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脩威懾瞻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疏伽河側棲神入定經數萬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

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
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号大樹仙人
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
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
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
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
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
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
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
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
幼稚女俟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
子具足萬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
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願求替而汝曹
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灾祥儻
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
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
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軀得延國
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
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
願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
悅乃謂王曰輕吾老窵配此不妊王
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

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呪曰九十九
女一時胥曲形既毀弊畢世無替王
使往驗果已背偃從是之後便名曲
女城焉

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

羅伐彈那唐言兄字曷邏闍伐彈

那唐言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

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唐言國設賞

迦王唐言每謂臣曰隣有賢主國之禍

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

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賊望隆重

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

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弟因心

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

余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

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

思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孝

輔佐無良棄身辭手為國大恥下臣

罪也物議時譏允歸明德光臨土宇

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孰

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
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殍伽河岸有
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
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
誠心現形問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懇
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亡重茲酷
罰仁兄見害自顧索德國人推尊令
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
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
練若芟藋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
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尔紹王
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
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
誨冥加景福隣無強敵勿昇師子之
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退即
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於是謂臣曰兄辭未報隣國不
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尔庶僚同
心勑力遂捻率國兵講習戰士為軍
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
征伐不臣象不解羣人不釋甲於六
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
為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

不起政教和正務修節儉營福樹善
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
生命有誅無赦於苑伽河側建立數
千窰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
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
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
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
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兵器不充
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
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摧論按其優劣褒貶淵惡黜陟
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
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
古但加敬禮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
德已彰駢出國境不願聞見隣國小
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殆求善忘勞即
携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
對辭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
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
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日修珍
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
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
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

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
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
朱溫祇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
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
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
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
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
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
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
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竟起羣生荼
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
含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
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民庶荷其亭育
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咸
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
前王之國号 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乱起
殘害生靈
秦王天縱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
羣山弥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
四生敬崇三寶薄賦輕省刑罰而國
用有餘氓俗無亢風猷大化難以備
舉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
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
從數十萬衆在苑伽河南岸拘摩羅
王從數萬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
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
或乘鳥擊鼓鳴螺拊弦奏管經九十
日至曲女城在苑伽河西大花林中
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毳毼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
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
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
量等玉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
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
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
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行宮屬
伽藍夾道為閭窮諸瑩飾樂人不移

雅聲通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鳥張以寶幟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鳥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各百大鳥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椅奢耶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食已訖集諸異學商確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實德無祐有斯災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為乃焚香札請而自誓曰幸以宿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撲滅火災若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展門閭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親異重增極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諸王曰忽此災變焚燼成功心之所

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功勝迹莫傳來茶一旦灰燼何可為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周心願諸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宰堵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煞王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無私中外荷負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輒為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門鑄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異因救火眾人潰亂欲以此時煞害大王既

無緣隙遂雇此人超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城西北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宰堵波說法宰堵波南臨疏伽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趨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日百千眾監守者繁其誼難摧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信金錢之稅悅以心覽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眾燒香散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埽室其中佛像眾實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鑄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埽室向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

石壁之上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備盡筆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俱窮雕刻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灑掃鼓樂絃歌晝夜無徒

大城東南六七里苑伽河南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窰堵波人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苑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百餘步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

伽藍北三四里臨苑伽河岸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

說法窰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窰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索少大城中

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數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

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窰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為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妙法其側窰堵波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來髮爪窰堵波

利邏多唐言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中邊分別論等畫為大衆講宣妙理

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窰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

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沙塞部出家修學頃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

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

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

命時諸異學咸皆識謂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著曰今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善來廣慧旋繞繞周即來報命無著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就著欲樂無暇相顧誰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無厭

甚深妙法昔所未聞非謗之僣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鋸刀欲自斷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攸宗吾欲誨尔尔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且詣無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咸宣行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疏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疏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城東南不遠臨疏伽河岸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徒

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奇製鬱鬱起是昔佛陀默婆唐言覺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疏伽河南閭羊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境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周二十餘里稼穡滋茂草木扶疎氣序和暢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索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多

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遺迹

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礙猶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

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鄙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葉扶疎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無不輕捨身命既怵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無替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闊達多智明敏高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殞絕親友諫喻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下及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弥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事修前緒篤述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妙奇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見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驛中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

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以為欲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後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遠乎曛暮方乃下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莫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憍賞弥國

舊曰拘睢弥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弥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煩羣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寔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隨衍那王唐古出愛著士後漢三載也之所作也靈相闡起神光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其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

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
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
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
導末世寔此為真

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并及
浴室并猶充汲室以頽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
舊大聖師
釋說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

髮爪窰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
舊園也中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立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
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窰堵波伽藍東

南重閣上有故埽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蒼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

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
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
所見其側有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

及髮爪窰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
釋迦法盡此國取後故上自君王下
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
泣悲歎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疏
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
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

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
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
中占一論師聰敏高明達幽微者作

為邪書千頌凡三萬二千言非毀佛
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僧衆令相摧
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負斷

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
曰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
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

默然無堅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
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
贊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

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
墮賁乃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
無各僉曰允諧如其籌策尋應王命
即昇論座外道乃提頰綱綱抑揚辭

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
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
耶為亂辭而誦耶外道撫然而謂曰

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
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
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無差於是

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
謝改執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
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有窰堵波無憂王所
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
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

迹及髮爪窰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
十里至鞞索山格迦國中印
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

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人並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
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
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
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

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竟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映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

舊曰舍衛城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敕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

疑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梵持寺沙門辯機撰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墳壇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圯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索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舊曰波斯遜訛哈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鉢邏閣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波蘭波提訛也苾芻屈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耆闍利摩羅唐言指勝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耆闍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為暴城國煞人取指冠首為

疑

驍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煞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山人指驍疾駭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救惡源時指驍聞悔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提陀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圯唯餘故基獨一觀室巋然獨在中者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
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
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
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
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道多所施
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
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宰堵波是如來洗
病苾芻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
芻舍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
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
故今嬰疾無人瞻視如來是時憇而
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
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蓐親為盥
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芻當自勤勵聞
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宰堵波是沒特
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
動之虞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
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
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
子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舍利子曰且止

須我補貢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
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介石室至大會
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
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連大神通
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
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
悅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
智慧之力矣

舉帶宰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
汲充佛用其側有宰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
法之處並樹旌表建宰堵波冥祇警
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
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煞姪女以
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
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
曰宜行詭詐眾中謗辱乃誘產婦女
詐為聽法眾所知已密而煞之埋屍
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
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查答
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煞而
滅口既姪既煞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以此誘耳

卷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
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
提婆達多唐言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為利故
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
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
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礼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
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唐言毘舍婆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
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
戰遮婆羅門女毘舍婆如來生身陷入
地獄之虞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
道弟子遙見世尊大眾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至給
孤獨園於大眾中揚聲唱曰此說法
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孟
系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起持木孟示彼女
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
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
洞無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
深坑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
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
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
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
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宰堵波是尊
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
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
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
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
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宰堵波如來
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宰堵波南是毗盧釋迦王舊曰毗
盧難主
與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
處毗盧釋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
與甲兵動大衆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
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礼
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
株朽蔭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
枝葉也枝葉將危底蔭何在王曰世
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觀聖感
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宰堵波是釋女被戮處
毗盧釋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
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
法者奉王教則其手足投諸坑穽時
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
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
微妙法所謂羈纏五欲流轉三途恩
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
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
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奴骸
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宰堵波側不遠有大迴池是毗
盧釋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
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
釋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

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
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娛樂
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
焰颺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脩
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
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
建宰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行邑
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挾去其
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
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
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往發菩提心
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
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
也城南有宰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
處城北有宰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
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
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宰堵波國舊曰劫
比羅伐
劫比羅伐宰堵波國周四千餘里空城
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

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乾而成基跡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憊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衛}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嗚咀羅額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窰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志乃正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敬請就寶

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打毫遭聖化

城南門有窰堵波是太子與諸釋力擲為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為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引為執其頸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轉移人眾填塞難施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為曰提婆達多即曳之避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言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施引之開徑太子乃舉為高擲越度城塹其為墮地為大深坑土俗相傳為為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怛羅像宮側精舍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入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窰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默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窰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窰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焉

迦邏迦村默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窰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窰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窰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窰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迦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
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其
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並從煞
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取
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
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皆釋種釋
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
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
毗盧釋迦王毗盧釋迦欲就舅氏請
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慙
駕諸釋聞之逐而詈曰卑賤婢子敢
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
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與甲
兵至此七軍釋種四人躬耕畝畝便
即抗拒兵寢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
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煞害汗辱宗門絕親遠
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
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咄
羅國王一為商弥國王并世傳業苗
懷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
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
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
礼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
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
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玉淨飯王乃告
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
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
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
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維佛在眾如
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
虛空至生國王與從臣礼敬已畢俱
共還國止及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
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
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
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
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
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
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傳母抱而入
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
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
諸釋角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
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鑿
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技能弦矢既分
穿鼓過表至池沒羽因涌清流時俗
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
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
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
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鑿雜花弥漫其
北二十四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
悴菩薩誕靈之慶菩薩以吠舍佉月
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
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足所踏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

浴太子率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率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

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

浴洗其南率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

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率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薩慶也菩薩從右脇生已

四天王以金色毳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

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率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

為惡龍霹靂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名曰油河是摩耶

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

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藍摩國空荒歲久壇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乾率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率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馳服右旋宛轉繞率堵波野象羣行

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率堵波也七國所建咸

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為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臨我宅王曰尔家安在為近遠

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

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莫消罪各願王躬

往觀而礼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

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疇遂不開發出地之所今有封記

率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眾妙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弥撝任眾務遠方

僧至禮遇弥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慈苾芻同志相召自

遠而至礼率堵波見諸羣鳥相趁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眾見已悲歎感懷有

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眾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

業無紀此率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鳥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

畢餘齡誠為幸矣眾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

虧勝業亦既離羣重申誠願歎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芻芻為宇引流

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域綿歷歲序心事無殆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竟捨

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尔相踵不泯尤功而以沙弥撝知僧事

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率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

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

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縻寂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

夫曰汝持此寶還自父王今茲遠遁

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各安在猛火
 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
 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寧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寧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慶乃往古昔
 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
 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擾橫流穿皮
 斷骨自強拯溺蹇免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取骸
 起寧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寧堵波
 是蘇跋陀羅唐言善賢舊曰
深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
 慶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者
 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
 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
 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
 聞佛世尊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
 无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
 眾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高
 答摩舊曰瞿曇
訛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悲深
 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
 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
 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
 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
 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无私
 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
 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
 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
 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
 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
 即於眾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
 寂滅是為如來寂後弟子乃先滅度
 即昔後渡蹇免是也

善賢寂滅側有寧堵波是執金剛躡
 地之慶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
 畢入寂滅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
 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
 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
 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
 絕躡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不相謂
 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
 為燈炸

金剛躡地側有寧堵波是如來寂滅
 已七日供養之慶如來之將寂滅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
 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眾生福盡
 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
 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
 離諸變易當棄憊怠早求解脫諸苾
 芻等歔歔悲慟時阿泥律舊曰
律訛告諸苾芻止勿悲諸天譏恠時末
 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般
 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
 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
 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
 序棺側有寧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
 哭佛之慶如來寂滅棺般已畢時阿
 泥律陀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
 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問
 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耶鉢
 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
 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
 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
 慰問慈母速來下降諸行法令願勿
 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
 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
 天官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幡蓋末羅之衆奉與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擲身一窠覆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无损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律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氎纏絡重棺周般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淚迸流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礼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辭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足亦大迦葉波

藏記卷第六 第五卷 三六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脩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上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矜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與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竟阿那婆者多龍三文隣龍王醫那鉢咄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誼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乎不

藏記卷第六 第二十六卷 三六

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怒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懃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庖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繞一齊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持食跪而問曰大德慧利隨緣幸見臨願為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答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啻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怛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其妙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疾

女勝斯國 舊曰波羅奈國 說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疑

婆羅痾

女勝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抵皆寺少門僻寂無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疏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擲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訛佛法氣序和毅稼穡果木扶疎茂草薈靡仰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宰堵波元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

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震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階輒作層龕龕中四角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精舍西南有石宰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鑒照映徹懃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宰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待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宰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宰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宰堵波是梅咀麗耶

唐言慈即慈也舊曰勝勒統略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

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

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坐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像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鬘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

步如來嘗中藉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烏王獵人利其牙也許服袈裟彎弧伺捕烏王為箭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獼猴白鳥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按獵中原

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老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實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識門者白王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王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今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

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瓊上元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悲陀

唐言一切義成篇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

此猖蹶人耳夫慶平深宮安子尊勝

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

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

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

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

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切怛耳苦

神理能使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

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今曹隨

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号

能馭風雲陪仙駕閱圖考古更求仙

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既君且

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聲

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之術也將

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

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

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天餘

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

諸天尋聲報曰然則頭藍子命終已來

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

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

經今七日如來歎惜如何不過垂聞

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仙者中壇而

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

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

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

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

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慶定可授至

明登仙所執鋸刀變為寶劍凌虛履

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

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惡

空王諸仙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

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

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

裘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仙方行

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

林中有一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余時

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

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

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

中遇見一人悲涕逐路隱士觀其相

行未證苦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

晃曜毫含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

心甚慶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

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

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

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

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於

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

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

是相從求訪二人既相見已匡坐高

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

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蒙尊

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

勿起迎礼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

辱又無所得以此為心悲悼誰恤隱

王宮就荒谷去却服披鹿皮精勤勵

忘制拜迎問評侍從如儀如來漸誘

士命與同遊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

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今

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具肴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

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宰堵波傍有

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

無能為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與

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

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已
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
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
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
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曉
曠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
士按鉤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
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
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
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惛然若
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
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煞
害受中陰身頑屍歎惜猶願歷世不
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
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徬徨苦厄荷
恩荷德嘗不出聲洵乎受業冠帶喪
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
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
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煞汝子
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顧妻老唯此
稚子因止其妻令無煞害遂發此聲
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
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宰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
野有狐兔獐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
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
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
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之何以饋
食曰辛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浚水濱銜一鮮鯉
援於林樹採異花菓俱來至止同進
老夫唯兔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介曹未和獐狐同志各能
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言之
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獐曰多聚
蕪蘇方有所作狐獐竟馳銜草曳
木既已蕪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
食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
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獐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

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宰堵波從
此順流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
主國中印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苑伽河
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
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
二十異道雜居
大城西北伽藍中宰堵波無憂王之
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一斗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
為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
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然
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毘陀羯刺
拏僧伽藍唐言不周垣不廣彫飾甚
工華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衆
儀庠序間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觀
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礼誦
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
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

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
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
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
客僧恠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
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觀
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
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
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
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
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為之
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
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
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
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
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迦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
南渡旃伽河至摩訶婆羅邑並婆羅
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
知其強識方深禮敬

旃伽河北有郝羅延天祠重閣層臺
奘甚麗飾諸天之像鰲石而成工極

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
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
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
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血肉作害
生靈肆極妖祟如來愍諸衆生不得
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
之敬齊以不煞之戒諸鬼承教奉以
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
克念護持自時厥後無信之徒竟共
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轉
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
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
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
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
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
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窣塗
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
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
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
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燭光明
從此東北度旃伽河行百四五十里

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離國
說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
葉茂盛葳蕤沒羅葉茂遮葉既多且貴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
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
之徒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
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
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
伽藍僧徒索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
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
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
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
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
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
斗唯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
事興功尋則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
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
南有池是羣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
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

狻猊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狻猊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狻猊形像

伽藍東北三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

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俗淨則無垢名則是故

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

舍其狀壘輒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

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

波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去此不遠

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

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

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

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

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

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

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

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

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

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

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

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

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

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

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

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

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

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

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

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

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

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

之月鼓濯清流鹿鹿隨飲感生女子

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取而

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

履地迹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

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

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

悅其奇恠同載而返相師占言當生

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既滿

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

誣因咸稱不祥投屍伽河隨波泛濫

烏者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

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

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

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

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我臨境

上下離心賤妾愚忠能敗強敵王未

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

待寢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

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

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

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

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

行經舊迹柏告眾曰昔吾於此歸宗

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千佛是也

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

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

尼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

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

震吠舍釐城內外周墮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十里至大宰堵波

栗占反 呂蒙婆子舊太離車子訛也別如來處如

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占

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悲號送世

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

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占

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城二百里有故城荒

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宰堵波是佛

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本生

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子曰

摩訶提婆唐古大有七寶應王四天下

親妻變之相體无常之理冥懷高蹈

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宰堵波是

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

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

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

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

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

有大名稱眾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

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

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

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

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

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眾無華

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摧寂滅歲

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憊急苾

芻譯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

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

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眾莫

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

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

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煥重閣羣

飛僧眾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宰

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

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止

濕吠多補羅僧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

疏伽河南北岸各有一宰堵波是尊

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

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摠持博物強

識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住持正法導

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

一沙彌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

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

撕拍授沙彌突曰大德耄矣所言謬

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

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

邁為諸眾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

眾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

減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

度殘伽河泛舟中流摩揭陀王聞阿

難去情深慈德即嚴戎駕疾馳追請

數百千眾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

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

數百千眾毛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

翳日阿難恐闔其兵更相驚言從舟

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

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

俱還本國起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

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代時

國名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

狹土地膏腴花草茂盛氣序微寒人

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

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切通

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

占戊犂多已類毀故宮城中尚有二

千餘家若村若邑也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寡少學業清

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宰堵波高

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

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漢人結疇附黨

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

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

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

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衆

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

漁人今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

凌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

人今勿驚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

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

情今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

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

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

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蔑人倫恃

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

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引類形比謂

若駢驢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

此弊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

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

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

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

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

恩與諸天衆肩隨矣止前礼既畢右

繞退立以天寶香華用供養世尊指

告漁人為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礼

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

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宰

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

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

四五十步有小宰堵波如來昔於此

處為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

跋爪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

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

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

波羅國

中印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亘穀

稼多花菓出赤銅犂牛命命鳥貨

用赤銅錢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

對獲信義輕薄无學藝有工巧形貌

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

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切綜習外

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啗婆

種也志學清高終信佛法近代有王

号鶻輸伐摩

唐言

碩學聰敏自製聲

明論重學勤德遐迩著聞都城東南

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

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釐

國南渡殞伽河至摩揭陀國

舊曰摩

日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書西域記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一國

疑 才元

摩揭陀國上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遵荀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方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殘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平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叱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訖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又為女父母遂坐波

西域記卷第八 第二張 疑 才元

叱釐樹謂女聲樹也採時果酌清流陳幣烟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惟悵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姬携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袷服奏樂翁乃拍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宮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駑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眷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詐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

城自尔之後因名波叱釐子城焉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輝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有阿輸迦唐言無憂王毗婆羅唐言影堅王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叱釐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殷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宰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臨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宮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鍾鉦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無校輕重悉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礫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元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玉

王遂躬親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然字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墮塹廢獄寬刑地獄南不遠有宰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万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監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宰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修供養今余鬼神勑力同心境極賄部戶滿拘脰以佛舍利起宰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宰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蔽下舍利心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言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宰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拍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城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取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願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佳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竟欲舉歸石雖

不大眾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苑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宰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佛迹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賄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其辭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膺王制奢侈縱暴眾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攻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則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叔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况今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眾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珎著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接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余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脩珍著尔曹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眾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從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无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沿連漪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罪垢消滅山西南有五宰堵波崇基已陷餘址

尚高遠而望之巒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宰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宰堵波已尚餘五斗舍利故別崇建五宰堵波制奇諸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巖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宰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為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觀視或曰眾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_{居勿}吒阿濫摩_{摩音}僧伽藍_{蘇圖}無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眾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顏毀已久基址尚在伽藍側有大宰堵波名阿摩落伽者即度藥果之名也

無憂王攝疾弥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賸部洲主今是何人

諸臣對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眾僧作如是說昔一賸部洲主今坐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取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引濟瘡疾在躬茲臣擅命積實非已半果為施承王來命普施眾僧即召典事羹中

起宰堵波既荷厚恩遂旌願命阿摩落伽宰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宰堵波謂建捷稚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莫於是命儔侶千計万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夫擊捷稚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謀有扣擊遂自王請拔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眾辭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取忍詔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鄒伽關刺樹鄒菩薩唐言龍猛菩薩勿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叱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炸龍猛曰波叱釐城外道博學余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誰必傾山敢承拍誨點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指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余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叱釐城外道之聞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朽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僦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伽藍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索莫有相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吳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煞身以謝於是外道竟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鋒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批破曾不決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馬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威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申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言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寒其帷視占其恠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問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威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台高才廣延後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彦同類相超肩隨廢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瑤瑱階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鑄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外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地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驚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

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邇實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礼山東罽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踈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菩薩伏外道之憂初此山中有外道摩訶婆耆祖僧法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内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德重當時君王珍荀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傳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訶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明人裁書謂曰苟問摩訶婆善安樂也宜忘勞獎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訶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近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訶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罵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余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非婆羅門因不與言但事駁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東還持仗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問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引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勸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訶婆論工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訶

西域記卷第八 第七張疑

莫

婆所宣王言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
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
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
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
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
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
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沓婆辭以
年衰智惰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
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
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
介有高才無忘所取摩沓婆死匿不
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眾咸誼譁
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
慧故遺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
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
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死矣其妻欲
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
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
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沓婆死矣
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
如所識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
軌無為守道含識靈化依先國典褒

西域記卷第八 第七張疑

德有常德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
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
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誠來萃流美无窮唯彼淨信
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
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
逃難隣國告諸外道耻辱之事招募
英俊來雪前恥王既珎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
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
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聞
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
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有資座堅素聞餘論
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
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眾咸驚駭
異其所命時資座堅便即發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
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立
為伽藍邑戶

西域記卷第八 第七張疑

四四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
伽藍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
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宰堵波置
佛舍利論師三摩呬吒國之王族婆
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
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深衣諮
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
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
印度有外道探蹟索隱窮幽洞微聞
護法高名起我悞深嫉不阻山川擊
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
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
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
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
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
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
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
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
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
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貴實深極幽玄外道辯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辯曰漆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滑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戶式修供養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祚胤也王所不臣眾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豁谷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窠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窰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窰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耶提迦葉訛也治諸迦葉例無波字略也

事火

之虞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登此山故云前正

覺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置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

覆菩薩下自西南山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卑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觀諸天治於今時或有得見諸天

前導往菩提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

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窰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天花雲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修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軌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弥漫綠被正門東關對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塼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窰堵波或後精舍並賸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无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弥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曾臆矣

西域記卷第八 第五十三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炬繼日竟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大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觀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泊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无憂王旦將礼敬唯見藥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歎異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設貴迦王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

西域記卷第八 第五十三

菩提樹根至泉水不盡根極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拳伐摩王唐言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觀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出一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

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乾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蓋東面接為重閣檐宇特起三層樓柱棟梁戶扉索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以填之與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

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无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其弟往

西域記卷第八 第五十三

惠之

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菩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湏曰香泥耳宜置精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未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殿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右乳上圖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鑒衆咸悲歎懇懇請知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做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填廁衆寶珠璣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觀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命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橫壘乾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乾壁之前盡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攢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內照乃觀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乾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米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實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燒苦薩處也苦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殺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苦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杖相携而退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軌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切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

香高四十餘尺。清淨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清淨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賀遷有無。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勑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峻。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過此大山。宜於中止。得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峻嶺。驤驤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齎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礼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

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齎金為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羌難遍舉。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菩提樹垣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澗澄鏡。龍魚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暴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目支隣。隨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即以其身繞佛。七巾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隨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步。南北各有卑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老。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憔悴。膏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既修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妙蜜。虔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麁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麁側有宰堵波四天奉鉢象商主既獻麁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琉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憐受之次第重疊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隆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宰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宰堵波在昔如來見諸神變化有綠處現神變側有宰堵波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道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余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捨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與其門人候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涂衣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度迦葉波兄弟西北宰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克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惡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憐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威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宰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目支隣陀龍池南宰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通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暴雨周佛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菩提樹垣東門側有宰堵波魔王怖菩薩之威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眾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宰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宰堵波

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
大如手指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
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
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即印
度十
二月三十日當此正月十五日也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
徒咸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
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
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
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
門悲耿似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
此般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
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識
諸負斯憂恥詐得歡心曰若是者何謂
也曰誠願大王福田為意於諸印度
建立伽藍旣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
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
晚於是以前國中寶獻印度王王旣納
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
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
大吉祥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
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
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耶

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
建此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
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
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
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
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
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
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
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无私諸
佛至教慧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
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
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
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
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
每歲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万
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
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擎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
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額濕縛更闍月
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
五日印度月名佉星而建古今不易
諸部無老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

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
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藏部奉
勅附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一國

疑

摩伽陀國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辯機撰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
窰堵波其北有池香爲侍母處也如
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爲子居北山
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
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
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爲子聞
而慙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
白王曰我知香爲遊舍林藪此奇貨
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是
人前導指爲示王即時兩解墮落若
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爲子
以歸爲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
草典廐者以聞王遂親問之爲子曰
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詐能
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窰
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
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
四佛坐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石

西域記卷第九 第三張 疑

疑

柱是外道入定發惡願處昔有外道
鬻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
此法林栖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
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敬每至中
時請就宮食鬻頭藍子凌虛履空往
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
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
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
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亦宜惡
心慎終其事彼鬻頭藍仙宿所宗
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勅誠既已便即
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
捧而置座鬻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
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
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
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
觀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爲務
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
履地而往使夫觀見之徒咸蒙福利
王文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馳競灑
掃衢路百千万衆佇望來儀鬻頭藍
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

西域記卷第九 第三張 疑

疑

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轉臨池乃魚
鼈誼聲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念
患即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
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
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嗽諸羽族入流
食彼水生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
須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
天壽八万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
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流轉惡道未
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
屈唐言反吒播陀山唐言反亦謂裏盧播陀
山唐言反高巖峭無極深壑洞無涯山麓
谿澗高林羅谷岵岑嶺嶂繁草被巖
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
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
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
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
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爲諸衆生永無
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
入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
布勿有失墜煥母所獻金縷袈裟慈

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

者若比丘比丘尼鄔波斯迦唐言近事

舊言近事又曰優婆塞又曰優婆塞鄔波斯迦唐言近事

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狀

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

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罍山峯險阻

崖徑盤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割山徑

既開逐路而進盤紆曲折迴牙斜通

至于山頂東北面出既入三峯之中

捧佛架裳而立以願力故三峯毀覆

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

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

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

彈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

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空

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

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

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

及有登山遂無所覩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

山峯崖崇峻巖嶠隱嶙巖間石室佛

嘗降止傍有盤石帝釋梵王摩牛頭

栴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

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感遇或得

觀見時作沙弥之形入里乞食隱顯

靈奇之迹羌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

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瑟知林

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

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

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

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

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

於此七日為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

妙法

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

唐言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尚夷簡

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内外

典籍窮究幽微辯論清高儀範閑雅

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

長者豪右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

門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

餘藝捐廢唯習佛經策勵身心不舍

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

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

於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之為業

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

窣堵波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宴

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無怠年百歲

矣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脰

唐言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脰建大

窣堵波而於置中咸修供養請諸僧

衆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異昭

彰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

其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

浴焉今者尚存清涼無減遠近之人

皆來就浴沉痾宿疾無不除差其傍

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之處也杖林

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

石窣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

於此說法時頻毗婆羅王欲來聽法

乃踰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

長三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

棲隱於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存傳教

門人遺風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餉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素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須羅皆訛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願傳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俟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悅若有忌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毗婆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填川或壘石或鑿盤嚴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舊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

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趾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舍珠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窄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為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為於此馴伏而前伏

醉為東北有窄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侍比丘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慶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余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

有非空難用銓緒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坑傍建窄堵波是室利毬多唐言勝婆以火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坑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闔火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弥湯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美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各歸依勝密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窄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婆達也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埽垣種植花果餘趾藥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嵯栗陀羅

矩吒山唐言驚蟄亦謂驚蟄接北山之陽

孤標特起既棲驚鳥又類高臺空翠

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

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娑羅王為

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

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

里中路有二小窄堵波一謂下乘即

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

人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

狹臨崖西墻有乾精舍高廣奇製東

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

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

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

提婆達多遥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

有窄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花經

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

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

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

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

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

無措如來鑒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

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

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

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

尚存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

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

枯涸無水墟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

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

傍石上有佛脚迹輪文雖暗規模可

察北山頂有窄堵波是如來望摩揭

陀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

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

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燄未盡溫也

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地潛流

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

枝小熱地獄火熱上炎致斯溫熱泉

流之口並皆彫石或作師子白鳥之

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

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疾多

老溫泉左右諸窄堵波及精舍基址

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

淪之士蓋亦多矣

溫泉西有界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

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

定比丘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

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

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灾禍近有

比丘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

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

灾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

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

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

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

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

比丘曰尊者涂衣守戒為含識歸依

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

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

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諠雜

也忽此見譏其各安在對曰尊者誦

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

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

自護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

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觀惟驚懼喪棄
身命沒之辜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
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
亦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
如初安靜無言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
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
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
窣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
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
修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言證果
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
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各竊復
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
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
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
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難操建以
記功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
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
一比丘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
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

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

靈藏記卷第九 第三十一張

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靈藏記卷第九 第三十二張

七

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
待此比丘遙觀聖眾身意勇悅投崖
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
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
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
今有精舍石基軋室東闢其戶如來
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
今作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
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
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昔竹園居
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
鬼感其誠心序逐外道而告之曰長
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
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舍怒而去
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
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唐書末生怨王曰之阿闍世說略也之所建也如來

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末生怨王
得以持歸武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
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

未生怨王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

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

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

尊者傷怒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

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

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

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

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

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

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如來

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末生怨

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

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觀地

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

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尋

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

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

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

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

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問

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閭冥善

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比丘更相賀

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化礼訖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捷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椎聲中傳迦葉教適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恃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宜出聖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損庠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礼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咀纚舊曰俗多羅訖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眾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奈耶說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咀纚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為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

池如來在昔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鳥形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結利四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羅王都在上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灾防火不暇資產廢棄眾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灾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今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娑

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侯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末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窄堵波珠底色迦唐言星曆舊日對提伽底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窄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畏僧伽藍聞之者舊

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議是如來在昔修善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号施無畏由是伽藍因為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

久此國先王錄迦羅阿達多唐言帝日敬

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

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

乳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

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逾千

載而弥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

歐血傷龍故也其子佛陀多王唐言繼體承統事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

伽藍咀他揭多迦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

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

唐言初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

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

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万里雲集衆

坐已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

有問曰王將設會先請凡聖大德何

方取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

赤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問

者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

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

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

快快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殿上

今者出家卑在衆末尋往白僧自述

情事於是衆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

年齒為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

之子代闡羅唐言金剛嗣位之後信心貞固

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王

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

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

剎剎誠壯觀也帝曰本大伽藍者今

置佛像衆中日老四十僧就此而食

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並俊才高

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百餘

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衆

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

玄渴日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

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

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

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

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

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

進詳論藝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

二三博物衆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類

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

哲人聯輝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

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

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

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感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南百餘步小窄堵波遠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勤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轉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可憐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就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窄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窄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

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窄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鑰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觀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賣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迺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

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事傍有窄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獸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耶馬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窄堵波頻毗婆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

毗婆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眾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毗婆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萬眾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眾頻毗婆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僻犂迦邑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貴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滞尊者年始八歲名檀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宣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眾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礼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比丘聞是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且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待者沙弥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僻犂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脰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唐言帝釋山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蔚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礼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眾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豆計諸婆羅門昔此伽藍習說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羣鴈飛翔戲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
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鷹退飛當其
僧前投身自殞以立見已具白衆僧
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
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
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鷹垂誠
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
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被死鷹瘞其
下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
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伽藍僧徒二百
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
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
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
薄福恒為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
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
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
汝應蒞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
大鵠拔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
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
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
因名所建為鵠伽藍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
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
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剏之工正
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
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
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十
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
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
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
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
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
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定唯
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
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
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
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
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有大窣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
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
行七十餘里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
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
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般
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
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
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
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十七國

疑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持持寺沙門辯機撰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嚙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咀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陀國 羯鉢力訖伽國

橋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

都城北臨疏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

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

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

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

僧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大城側臨疏伽河有伊爛拏山含吐

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棲神

今有天祠尚遺遺則在昔如來亦嘗
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

西域記卷第十 第三張疑

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

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

多頻設底拘脰唐言聞二百億舊譯曰億耳課也苾芻生

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

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

其子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

故其足趾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

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

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須

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

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

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

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

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

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曰天也因施

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

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

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

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

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

之危乘車馭為懼蹶躓之患於是自
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

西域記卷第十 第三張疑

子御舟安止長繩以引至王舍城先

札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使

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

宜結跏坐伸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

子受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

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

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喻

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

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

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

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

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

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

急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

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疏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巖蒼

嶺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樂

又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

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

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

置摺稚迦即淨觀也舊曰軍持訛略也跡深寸餘作

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
羅樂叉跡跡長尺五六寸廣十八寸

西域記卷第十 第四張 疑僕

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窄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煞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鳥其形偉大從此順流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

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乾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贈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瞻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

西域記卷第十 第五張 疑

崖為室引流成治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鳥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唄祇羅國

中印度境

彼俗或謂羯羅揭國中

羯朱唄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普茅為宇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野鳥北境去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乾石而建焉基址廣峙刻雕奇製周其方面鑲象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苑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

中印度境

西域記卷第十 第六張 疑

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菓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居軋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窄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

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萬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核娑菓那羅羅雜菓其樹雖多弥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

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萬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

唐言曰曹号拘摩

羅唐言童子自據曷土奔茶君臨逮於今

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

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

敬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

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

佛深法勤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

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

引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

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

茲改轍福利和遠子昔起廣大心發

弘誓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

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

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引法

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

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

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索能編智猥

願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

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

阻無由自致曰我

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

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曰王在羯朱溫

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

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台集今

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

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

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

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

氣氛瘴毒地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

南野為羣暴故此國中為軍特威從

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咀吒國

東印度境

三摩咀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

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

穡滋植花菓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對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

居露形尼軋其徒甚盛去城不遠有

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

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

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

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北大海濱山

谷中有室利差咀羅國次東南大海

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

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

訶瞻波國即此去林邑是也次西南

有閼摩那州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

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

三摩咀吒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

栗底國

東印度境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

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

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環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拓邦富城側寧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刺那國

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周四千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眾花滋茂珍菓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

唐言赤泥庭

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鏐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聲論說求欲談議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思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疑彥莫有異人王曰

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為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悲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膚淺恐無所聞敢承來旨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訪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苞舍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窳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窳堵波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

東印度境

烏荼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菓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黹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窳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迦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窳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梵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鈴勢上以花蓋等置之便佳若礪石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窳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窳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咀羅城唐言發折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窳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

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

東印
度境

恭御陀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軋土地墊
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
形俾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
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
焉崇崇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
道萬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
嶺據海文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
隣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
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鳥起乘
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
千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餒

南印
度境

羯餒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
聯綿動數百里出青野為隣國所奇
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猜獷志存
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
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
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
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

衆多是居軋之徒也

羯餒伽國在昔之時民俗殷威肩摩
穀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養素
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
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
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
此國人口尚少

城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无憂
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
石窰堵波高百餘尺是初初時人壽
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
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
羅國

中印
度境

憍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
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
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
其形俾其色黑風俗對猛人性勇烈
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
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
咸萬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
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窰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

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

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

引正珍

龍猛周衛門盧時提婆善薩自執

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為通

謁時門者遂為白龍猛雅知其名威

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

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

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

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

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威德

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

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

逐物清濁弥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

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

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召進而龍猛

風範懷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

婆素抱風微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

駢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

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

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

有寄傳燈不絕法教引揚伊人是賴

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

自負將開義府先遊釋園提振辭端
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
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
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
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
龍猛菩薩善開藥術飡餉養生壽年
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
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
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
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
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
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
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
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
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
伽藍門者敬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
薩方讀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
今夕何因降跡僧坊若危若懼疾驅
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
之士以為舍生實命經語格言未有
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
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
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餓

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
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羌難
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
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然則罪
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
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惠有識惠及
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
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
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
身如泡沫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
捨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
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願斯為
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
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
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
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
山唐言巖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崖
谷宛如金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
此山中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
孔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
廊步簷崇臺重閣間有五層層有四

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
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
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疎
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
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
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
憂負王曰轉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
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
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
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
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
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
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
諸大石並變為金玉遊見金心口相
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
所惑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
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
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
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禮誦龍
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
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
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

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

法現大神通度無量眾

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

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

孤山山嶺有石窰堵波陳那

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

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脰

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

甚大陳那菩薩受指誨奉以周旋

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

世後承風淅衣智願廣大慧力源固

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

相乖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

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

懼其文微諱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

反拒以損僧徒自亦已來無復僧眾

迹幽巖栖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害

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

遠隔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

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

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

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

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

國 亦謂大安達國

南印

昔佛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

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

二十餘里号瓶者羅土地良沃稼穡

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

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

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辯調

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

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

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

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

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

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

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

學大眾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餘所異道寔多

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

瓶者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層

也王曰無生之果眾聖欣仰斷三界

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

臺製窮剎剎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

欲洞三明智斯咸事也願疾證之陳

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莫川通徑疏

藍前有石窰堵波高百尺並阿折羅

郵是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

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

所行阿羅漢之所建也

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

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

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无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獫狁驚恐行人以故空荒聞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巖岬岬唐言清辯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法之服內引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叱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碎曰菩薩宣揚遠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礼謂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濁日勤誠未達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次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觀史

多天於斯礼觀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奪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駄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對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遠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親誰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呪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觀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發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願謝時衆從容而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

南印度境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荒蕪居戶索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奸宄人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城東南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嗚咄羅唐言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葉拊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觀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余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拈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

然如來言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
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荼國

南印
度境

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号達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
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
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
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
徒萬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
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
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
迹皆建率堵波達志補羅城者即達
磨波羅

護法

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

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
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
心慘懷對佛像前殷懃祈請至誠所
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
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
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
出家眾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
推求遐迹乃知菩薩神負遠塵王之
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
令問風軌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聯叙同類
萃止有率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
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
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
至秣羅矩吒國

亦謂秣羅
國南印度境

秣羅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四十餘里土田鵠鹵地利不滋海
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釐
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
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
少僧徒亦索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
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
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
東有率堵波崇基已陷覆鋒猶存無
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
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
標建歲久弥神祈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崇崖峻嶺洞
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樹梅檀你
婆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
高遠瞻其有大地紫者於是知之猶

其水性涼冷故地盤也既望見已射
箭為記冬蟄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
香樹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
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析其中
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
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咀落迦山山徑危
險巖谷敬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
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市入南海池
側有石天宫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
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
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索矣而
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
或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
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
伽羅國路間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
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

印度
之境

唐言觀
師子非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員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星

僧伽羅國

二歲法師玄奘奉詔
大抵持寺沙門排撥
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茶建那補羅國

摩訶刺佉國

跋祿羯咤

品華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伐臘咄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佉國

瞿折羅國

解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
次附出舊曰波斯

解多勢羅國

阿耆茶國

伐刺拳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殷盛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實渚也多有珍寶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

西域記卷第十一 第二張 星

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性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越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余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斃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萬計掩薄林藪弥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

西域記卷第十一 第三張 星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莫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刺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割腹舍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况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舩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驚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

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
号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
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
師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頰情性
獲烈安忍鴟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
人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
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
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吉凶之
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
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
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譙
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膳部
州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
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
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
女望吉幢動便賣香花鼓奏音樂相
誘乃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
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
弥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踈
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
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
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
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今不知耶

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
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
今已大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
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
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
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
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今輩各
執我毛鬣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
免難至賸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
拍告專一無二執其髦驢天馬乃騰
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
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推勇稚子
虛往來知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
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
意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
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
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
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
心未肯迴慮諸羅刹女策說无功遂
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受戀情難堪
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
相拜賀與彼商人携持而去僧伽羅
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

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
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
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
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
羅曰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
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
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
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
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
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寶貨買
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楫漂沒唯我
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
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置言
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園遠遠止則
孤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
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
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
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
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
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
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
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
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

灾禍斯既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
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占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
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
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
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
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
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
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
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
矣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
德推振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
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
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實位
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
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
智足謀身厝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
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雖不獲免允
執其中恭摺羣官遂即王位於是必
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
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
將救難宜勸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
也叔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

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
女觀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
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呪身奮
武威諸羅刹女踴躍退敗或逃隱孤
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
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
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
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
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
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
離欲受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
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和宣正法流
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
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
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
分成二部一曰摩訶訶羅住部斤
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
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
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
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以珠
珎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鈴曇
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奕聯輝照曜晝

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
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焚務極珍奇式
備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
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
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
欲竊取而重門周摠衛守清切盜乃
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
如來在昔備菩薩行起廣大心發弘
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
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依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
是盜得已尋持往賣賣人或見者咸謂
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
介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
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
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
寶莊嚴像璫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
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廚日營乃八千僧食食
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

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驤勸都邊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驤迦經舊說也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州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稼唯食椰子

那羅稽羅州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

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泉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

極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

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无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水商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言羈旅行二千餘里至荼建那補羅國南印

荼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

橫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珠盛以寶函每至齋口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窳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窳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窳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城西南不遠有窳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宮羣畜兇殘行

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佉國南印摩訶刺佉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不煞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

西域記

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飢暴爲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爲輕陵隣國王利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迎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內外五宰堵波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石軌諸宰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巖絕巘巽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踞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壁阿折羅南古所行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

西域記卷第二十一

婆

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爲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鏤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間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爲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十餘里渡耐祿施河至跋祿羯咂昌義反

婆國南印度境

跋祿羯咂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疎煮海爲鹽利海爲業氣序暑熱

西域記卷第二十一

摩

迴風颭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千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夥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罕宿麥多食餅粿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明才學賡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靈泊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瀝而後舂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煞害居宮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珍奇亦世相承美業元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滯滯洩旬日雖納眾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宰堵波聞諸先志曰昔者大憐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問遐被王甚珍奇國人宗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極奇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梅檀刻作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

敢行兇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獎服心未之訖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曰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數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濫虛名同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戮欲以鍾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禮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今學苞內外聲聞遐迩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詈苾芻謗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殺威珍寶盈積稼穡雖脩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樹樹樹茶若蜀樹也出薰陸香樹樹茶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契吒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南印度境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殺威家室富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元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宰堵波

過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

相問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羯若鞠闍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智号杜魯婆

跋吒唐言常歡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

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

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

貴之珍既以撙施倍價酬贖貴德尚

賢遵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

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

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

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

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入戶殷盛家室富饒

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

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刺陀國西印度境

蘇刺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西據莫離河居人殷盛家

產富饒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鹹鹵花

菓布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

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

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

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

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

為業貨運有無去城不遠有郁都多

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

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

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八

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

毗羅摩羅同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

蘇刺陀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事

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百餘人

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

異道雜居王刹帝利種也年在弱冠

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尚異能從此

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鄒闍衍那

國南印度境

鄒闍衍那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

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刺陀國

居人殷盛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

以圯壞存者三五僧徒三百餘人大

小二乘善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

居主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

法去城不遠有宰堵波無憂王作地

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

陀國南印度境

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苴蔴

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信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

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傳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鄒

闍衍那國宗教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

不甚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

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西印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

苦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

麥出金銀鎗石宜牛羊橐駝驢畜之

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聞諍多誹謗學不好博深信佛法如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拉懈怠性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居王戎陀羅種也性淳質訥佛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為波迦多

大阿羅漢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對烈唯然其務牧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無貴无賤刺鬚髮眼袈裟像類苾芻而行俗事專執小見非斥大乘聞諸先志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事凶殘時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神通示希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歡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

順為授三歸息其兇暴悲斷生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殊雖服法衣嘗无戒善子孫亦世習以成俗從此東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廬國度境

茂羅三部廬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迹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學无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迦奏明炸繼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池沿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度境
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迹國多早稻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

性躁急言舍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弗咀羅唐言東勝子論師於此製論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度境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竭躋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多有珍寶近无君長統属信度國地下濕土序鹵穢草荒茂疇藿少墾穀稼雖備宿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颭勁烈宜牛羊橐駝驢畜之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質崇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鏤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

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六宰堵波焉從此西行城

二千里至狼揭羅國

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

都城周三十餘里号寧菟黎濕伐羅

土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

點婆翅羅國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

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

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

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

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

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

至波刺斯國

非印度之國路大
附見舊唐書波刺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

刺薩儻鄰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

序亦異大恆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

饒出金銀石頗脰水精奇珍異寶工

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馬橐駝

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无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

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

屍其形偉大齊腰露頭衣皮褐服錦

氍毹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

鄰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

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

林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

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憐國境壤風

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

珍寶亦富饒也拂憐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

貨附拂憐國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

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點婆翅

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解多繫羅國

西印度境

解多繫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凄勁多宿

麦少花菓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

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

十五六里大林中有宰堵波高數百

尺無憂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

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害之

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

延鄰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宰

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

里至阿耆茶國

西印度境

阿耆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後屬信度

國土宜稼穡宿麦持豐花菓少草木

疎氣序風寒人性獷烈言辭朴質不

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

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

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

來昔於此處聽諸慈菩薩著五縛礙

傍有宰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基雖傾

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

佛像每至齋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

餘步林中有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

覆至明旦開諸慈菩薩著複納衣此林

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宰堵波

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宰

堵波中有如來象爪每至齋日多放
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剌
拏國西印度境

伐剌拏國同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躬戚役屬迦畢試國
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
獷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
度邪正兼崇不好學藝伽藍數十荒
圯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
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
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
教利喜開悟舍生其側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
此國西接稽首國居大山間川別
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
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所實復此西
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千
餘里出印度境至漕埵吒國亦謂清利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員兼都監奉
勅彫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抵持寺沙門翻機撰

漕埵吒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坦囉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普捷國 阿利尼國 遏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四摩坦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反浪拏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商弥國 竭盤陀國 烏鋤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埵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

鷲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鷲薩羅城

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

隱軒峙壘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

草木扶疎花菓茂盛宜鬱金香出興

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鷲薩羅城

中踊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

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

詐好學藝多技術聽而不明日誦數

萬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

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
教今王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

而好學无憂王所建宰堵波十餘所

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多外道其徒

極盛宗事錫箭天同 那天其天神昔自

迦畢試國阿路狹山徙居此國南界

稽那四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

信求者遂願輕蔑者招殃故遠近宗

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君臣僚庶每

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賣金銀奇寶或

以牛馬馴畜競興貢奉俱伸誠素所

以金銀布地羊馬滿谷无敢觀覲唯

脩施奉宗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

其呪術外道遵行多効治療疾病頗

蒙瘥愈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

特薩儻那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

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同漕埵吒國語言

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烈王突厥種

也深信三寶尚學道德從此國東北

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小邑九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摩那大嶺嶺極

崇峻危陞，傾蹊徑盤，迂巖岫迴，平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氷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弥谷，行旅經涉，莫能佇足，飛隼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望諸山，若觀培塿，瞻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咀羅縛國。

安咀羅縛國，觀貨邏國故地，同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菓人性，獷暴俗，无經紀，不知罪福，不尚習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宰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闊悉多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菓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西域記卷第十三 第三十一

活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屬突厥，上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氍毹，多信三寶，少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據瞻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鎡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烈，多出葱嶺，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普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阿利尼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葛河兩岸，周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葛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普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鉢利曷國，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餘里，至四摩咀羅國。

四摩咀羅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山川遷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茂，衆菓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措威儀，衣氍毹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金，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瑟摩國東各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里山川遷迤沙石弥湯土宜蘇麥多蒲陶胡桃梨奈等菓氣序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老同鉢鐸創那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浪拏國屈浪拏國觀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崇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

亦名鐵提又謂鐵蓋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觀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五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荳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湯寒風凄烈唯植麦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默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療王乃躬往天祠礼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

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

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

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

猶曰不死亦疾當療王便發怒縛神

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

我子已死尚云當療此而謬惑孰不

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煞神

主除神像投縛荳河迴駕而還又遇

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

行足邪途澆弊雖久公革在茲願能

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

葬子既已謂沙門曰人世糾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

當必痊者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

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

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

自尔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

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

銅圓蓋眾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

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閑秘術

西域記卷第十二 第九 摩羅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
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
少穀稼林樹稀疏花葉寡少氣序寒
烈風俗獷勇忍於煞戮務於盜竊不
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
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
觀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
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

商弥國周二千五百里山川相間
堆阜高下穀稼倍植將麥弥豐多蒲
陶出雌黃鑿崖折石然後得之山神
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
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俗急
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
淺薄文字同觀貨羅國語言別異多
衣氍毹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
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
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
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
雪山間故寒風凜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
稀少遂致空荒絕無入止

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
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慈嶺內當瞻
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鑒
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
則鮫鱗魚龍龜鼈龜鼈浮遊乃鴛鴦
鴻鴈駕鸚鵡諸鳥大郊遺野荒野
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耆河
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
派一大流東北至佉沙國西界與徙
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鋒露羅國多金
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
險路無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
至揭盤陀國

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
大石嶺皆徙多河周二千餘里山嶺
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蔣麥豐多
林樹稀花葉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
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
驍勇容貌醜癯衣服氍毹文字語言

大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
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
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哩羅
唐言漢
曰天種
此國之先慈嶺中葉川也昔波
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
屬兵乱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
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
巡夜時經三月殺賊方靜欲趣歸路
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徙焉曰王命
迎婦屬斯殺亂野次葉川朝不謀夕
吾王德感歎氣已靜今將歸國王婦
有娠願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
或以後誅評問諠譁莫究其實時彼
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
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
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
且推且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
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
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奔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

無憂王命世卽其宮中建窰塔波其
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故宮為
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
佛像威嚴尊者咀叉始羅國人也幼
而穎悟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摯神玄
旨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三萬二千
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當世立正法
摧邪見高論清舉無難不酬五印度
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
咸宣行莫不翫習卽經部本師也當
此之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
猛北有童受號為四日照世故此國
王聞尊者威德興兵動衆伐咀叉始

西坡前卷第二第十三張星

羅國發帛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
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
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
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
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
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
奔通論穰舍羅唐吉慈嶺東踞四山之

反逆

穰舍羅

福會

葱嶺東距四山之

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多夏積雪
風寒飄勁疇曠曷鹵稼穡不滋旣無
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
人徒繞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
艱險聞諸耆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
餘橐駝數千賣貨逐利遭風遇雪人
畜俱喪時竭盤飮國有大羅漢遙觀
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
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取諸珍寶
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
隣國鬻戶邊城以賑往來故今行人
商侶咸蒙周給從此東下慈嶺東亞
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雪相繼
行八百餘里出慈嶺至烏鐵國
烏鐵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

西域記卷第十三 第七

里南臨徙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
林樹鬱茂花果具繁多出雜玉則有
白玉璫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
禮義人性對獷多詭詐少廉恥文字
語言少同佞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
褐徒能崇信苟奉佛法如藍十餘所
僧徒戒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
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元別君長役
屬竭盤陟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從觸
石興雲崖懸崢嶸將崩未墜其巔窳
堵波鬱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
年前山崖崩圯中有莖莖瞑目而坐
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
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礼
都人士子不亡而至焚香散花競脩
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莖
莖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
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
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言待日
光照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
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段食
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乎乃擊捷雅其聲繞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余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莖莖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懷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取其骨起窰塔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沙國

者謂其多底羅粉之音稱為說也

者謂其多底羅粉之音稱為說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花菓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氈氈氣惟和暢風雨順序人性穢暴俗多詭詐禮義輕薄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匿容貌麤鄙文身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伽藍數百所僧徒萬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

濟徙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溫素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奈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且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峻嶒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磧澗浚瀨飛流四注崖龕石室基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眾以故多有窰塔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驢駘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虔莫斯為盛也十萬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且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謂之干遮諸胡謂之瞿且印度

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瞿薩且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壤土隘狹宜穀稼多眾菓出氈氈細氈工紡績純絢又產白玉璽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眾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純絢白氈儀形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事尊印度微改體勢粗有公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尚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咀又始羅國被挾目已无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
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
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
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
外道貢大瓢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
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洩周而復始
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
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
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
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
安人功績已成齒耄去暮未有胤嗣
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祈禱
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
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
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
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
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
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
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
無替於時地乳所有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
為毗盧折那唐言阿羅漢建也昔者
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
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
躬往觀其容止曰今何人乎獨在幽
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
宜樹福引讚佛教建伽藍古僧眾王
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
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
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
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纏愛網王曰誠
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聖為我現
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引
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
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
會稱慶而未有捷稚扣擊古集王謂
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
當至誠聖監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
中佛像下降授王捷稚因即誠信引
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餒伽山
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險四絕於崖谷間
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
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
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

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
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
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與兵欲
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螫人眾以故
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
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
來至止昔此國中有巨被護寓居屈
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遷移夜
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
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
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倫威肅
巖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聞諸土俗
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
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
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且那國有
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嗽
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
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
弥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集戎馬欲
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
能退之尋為瞿薩且那王說諸法要
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

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弥羅王謝各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礼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首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万衆掠邊城至鼠壤側七軍時瞿薩旦郝王率數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寢至无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莫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郝王夢見大鼠曰欲欲相助願旦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郝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受戮於是煞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懾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郝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亦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有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逢灾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耀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親明賢乃心極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窰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頃之王感獲舍利數百粒甚慶悅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窰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曰王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

石函等以次周咸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導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万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窰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窰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食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閑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郝王乃卑辭下禮求營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郝王命使迎婦而誠曰今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開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鄰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俗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針之自時厥後乘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煞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連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去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煞竊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各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為夫水流如昔王曰苟聞任所

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百姓何吝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備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遣細微謬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若有覆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圯無僧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蘂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

伐此時瞿薩旦鄰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眾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虐其王煞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子遺流血涂地其迹斯在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娘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即時瘥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憫賞彌國鄔陀衍鄰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禮拜此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塗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此像及見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後七日當雨沙上填滿此城略無遺類余宜知之早圖出計猶其全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嗤笑至

西域記卷第十二 第三十卷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娑摩城其人繞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垢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娑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互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湯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啼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西域記卷第十三 第三十一卷

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槃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間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字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迹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垂迹嗣種刹利紹胤釋迦繼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攝玉毫而光撫合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底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萬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騁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西域記卷第十四 第三十二卷

天人乏義備矣然忘動靜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特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摠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脩存經詰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紜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與盲文多闕焉是以前脩令德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彦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匪聖教之行葢回王化之由致我

不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孝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為大訓道不虛行引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遠靈閱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
 流於雷澤派洪源於鳩川體上德之
 禎祥蓋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昔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
 閑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
 令德貞筴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
 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
 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遍効
 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
 側聞餘論考厥衆謀覽黨專門之義
 俱嫉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
 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
 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
 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真祐而孤遊出鐵門
 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
 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
 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
 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
 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聞所未聞得
 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匠
 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
 蓋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盛

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
 木叉提婆唐言解大乘法象号摩訶
 耶都提婆唐言大斯乃高其德而傳微
 号訖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三輪奧義
 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矣然
 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
 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
 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
 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竹林而懸雞
 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
 生故基興川原而瞻瞻潛靈舊趾對
 郊阜而茫茫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
 而永歎匪唯麦秀悲粲黍離愍周而
 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
 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遒邁寒
 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
 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
 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痾斯國鹿野
 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弥國出愛王
 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
 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
 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就馬
 山說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
 座高三尺五寸擬都揭羅曷國伏毒
 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
 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
 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三弥底部
 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經律論
 二十二部迦葉辭耶部經律論一十
 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說一
 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三十
 六部聲論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
 搥六百五十七部將引至教越踐畏
 途薄言旋軻載馳歸駕出舍衛之故
 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陁越
 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
 邑謁 帝雒陽肅承
 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勝業
 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帝流就焉山之
 化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為

感矣法師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韻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墓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諧瑋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感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官商實所未安誠非謠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謔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太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毓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遠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繼素僉曰淪乎斯言謔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者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之筆沉乎因方為圓之世斷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辨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華服為大搃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正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鸛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无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倫哉若其風土習俗之老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脩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脩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量場迴乎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然青文成油素塵蹟聖鑒匪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方里若躬遊復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脩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藏都監奉勅刊造